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八十七回 日暮鄉關何處是

人類議會那幕鬧劇讓衣紅感觸良深，她早知道權力使人腐敗的至理，但是知道歸知道，唯有陷身其中，才能領會到那種醜惡的情境。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、法蒂瑪及風不懼五人形影不離，杏娃選了一個風景名勝，讓大夥玩得盡興，又特意把丁一那段資料用多媒體效應，播放給大家看。

眾人這才弄清楚不二老人的來龍去脈，七嘴八舌的紛紛發表意見，都對「天地人」三才的修為羨慕不已。

衣紅說：「文化是人的根本，當今中華文化普照天下。這是理所當然的事，怎麼會有人那樣糊塗，迂腐顛預，連老祖先都不顧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我不過因緣際會，換個環境也好不到哪裡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修什麼行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文明在進步，鑑往知來就是修行。」

左非右也說：「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去外太空？」

文祥說：「隨時可以去呀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是指移民。」

文祥說：「地球、外太空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虧你！一點出息都沒有。」

文祥笑說：「誰有出息？妳有嗎？」

衣紅臉紅了，說：「出息不一定是指子息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也不見得要去外太空吧！」

杏娃說：「都對，都對，各有各的責任。我師父說過，在哪裡都一樣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有出息嗎？還向著他！不害羞！」

青山綠水間，一架飛雲梭出現在眾人面前，杏娃說：「各位，我今天帶你們去參觀一個寶地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能不去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以。」

「那還說什麼？」

「我是尊重你們呀！」

「天下哪有尊重我們，又強迫我們的道理？」

「好吧！那我們就不去了。」

「噢！妳怎麼了？反覆無常！」

「姑奶奶！妳怎麼這樣難纏？」

「妳現在才知道？」

「我早知道了，所以才能對付議士大人。」

「原來妳早有陰謀！」

「是呀，所以才安排你們參觀，以資慰勞。」

「不必！」

「其實不去也好，那裡風太大，很危險。」

「什麼？妳說什麼？」

「不可說！不可說！」

「別騙我！快說！」

文祥忙說：「紅妹，杏娃是好意。」

杏娃卻說：「不！我就是不說！」

衣紅把手腕移到嘴邊，大聲說：「妳敢不說？」

文祥忙拉拉衣紅的手，說：「這點小事，計較什麼？」

衣紅佯怒道：「小事？你知道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本來嘛，人去樓空江自流！」

衣紅立刻興奮起來，大聲說：「快走！帶我們參觀去！」

文祥詫異地問：「妳不是說不去嗎？」

衣紅嗔道：「死驢子！還是杏娃瞭解我。」

文祥更糊塗了：「她瞭解妳？妳們不是在吵架嗎？」

法蒂瑪只好插口說：「文哥，你就少管一點吧！」

文祥委屈地說：「我沒管呀，我是怕她們真的吵起來。」

衣紅白了文祥一眼，說：「我像愛吵架的人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妳不愛吵架，但是……」

法蒂瑪打岔說：「我猜那個寶地一定在崑崙山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還是法蒂瑪瞭解我！」

衣紅急得大叫：「別囉嗦！快走吧！」

飛雲梭比騰雲駕霧快了許多，話剛說完，已見雲層退去，下面露出一片黑白相間、連綿不斷的山脈。在群峰叢合中，有一塊白得發亮的凹地，正好橫向切去，把那一條條縱走的山脊明顯的割成兩段。

從天上望下去，一塊平直整齊的大地，約有數千公頃大小，東西兩邊緊接著高低起伏的地形，漸漸隱沒在群山之中。那很像一條極為寬廣的機場，其大無匹，可供成千上萬架飛機同時起落。

其地勢是南北相傾，北部地形較高，越過一個千餘公尺的山塹，下面是一片青翠廣大的平原，一直延伸到天際；南部則緊接著連綿不斷的丘陵，逐漸向四下展開。

時值隆冬，冰雪覆地，凹地整齊得像刀削豆腐一般。兩側山勢也經削裁，一律呈六〇度斜角。在凹地與兩側山麓之間，有四五條上凸的管道，各有數公里長。管道兩旁是各式建築，一個個像戴著白色帽子的雕像。

文祥一見就說：「原來是它！我在月球上見過，像面鏡子一樣。」

杏娃說：「這就是沙雅說的崑崙山風口。整座山都移到太空，建成太空船，我師父就是乘那艘太空船離開地球的。」

衣紅大表不滿：「我就知道妳循私，上次不讓我們來看。」  
杏娃說：「那時要赴約，時間不夠。」  
「本姑娘賞罰分明，罰妳知無不言。」  
「該罰！那又賞什麼呢？」  
「賞妳乖寶寶一個。」  
「是妳嗎？我不要！」  
文祥忙插口問：「他們什麼時候走的？」  
杏娃說：「二〇二一年十月五日。」  
「到哪裡去？」  
「人馬座。」  
「為什麼去人馬座？」  
「因為那裡可能有高等生命。」  
「妳師父帶了多少人走？」  
「一千零二十四人，還有三十六隻狗。」  
「女性有幾位？」  
「三百二十人。」  
「三百二十？那麼少？」  
「其中有一百多人不到十歲。」  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女性那麼少？」  
杏娃說：「男性中有兩三百個是修行人。」  
衣紅問：「中國人多嗎？」  
杏娃說：「一半是中國人。」  
法蒂瑪問：「有沒有巴西人？」  
杏娃說：「沒有。」  
法蒂瑪大異：「沒有？為什麼？」  
杏娃說：「巴西男人嫌人太少，沒足球踢，沒嘉年華跳。」  
法蒂瑪又問：「那女性呢？」  
杏娃說：「她們嫌男人少，一眼就看光了。」  
法蒂瑪嘆了一口氣：「真可惜！巴西女人多，偏偏又不爭氣。」  
杏娃說：「你們猜猜看，為何我是女性？」  
衣紅說：「你師父喜歡女孩子。」  
文祥說：「怎麼可以這樣說？」  
衣紅反駁道：「難道他喜歡男孩子？」  
文祥說：「也不能這樣說。」  
衣紅說：「那要怎麼說？」  
法蒂瑪猜道：「因為妳喜歡做女孩子。」  
左非右說：「再不然妳討厭男孩子。」  
杏娃說：「都不對。風不懼，你猜猜看。」  
風不懼說：「男孩、女孩有什麼分別？」  
衣紅說：「分別大哩！女人是水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。」  
文祥說：「那是賈寶玉說的。」  
衣紅說：「錯！是曹雪芹說的。」  
杏娃失望地說：「我看你們是猜不到了。」  
衣紅說：「你師父鬼靈精怪的，我們怎麼猜得出來？」  
左非右問：「是不是卜卦的結果？」  
衣紅說：「算了吧！還抽籤哩！」  
杏娃說：「是因為我還有一個哥哥。」  
大家都驚叫起來：「哥哥？」  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我哥哥隨師父走了。」  
衣紅馬上說：「妳師父不好，偏心！」  
杏娃說：「不是，我現在懂了，宇宙中有陰有陽，各適其所。」  
左非右若有所思，說：「是了，乾動坤靜，一開拓一守成。」  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其實我們是一體兩面，分不開的。」  
衣紅問：「怎麼分不開？妳哥哥離妳近一光年了。」  
杏娃說：「我們隨時在溝通。」  
左非右問：「怎麼？超光速？」  
杏娃說：「哪有什麼超光速？」  
衣紅說：「我知道，思想是超越空時的。」  
杏娃說：「正是，因為思想是第五維。」  
文祥問：「我一直有這個疑問，是不是還有第六維呢？」  
杏娃說：「當然有，仙佛就是第六維，修成仙佛還有更高的境界呢！」  
左非右說：「照理，宇宙中沒有兩點可以佔有同一座標位置。」  
杏娃說：「那是過去對系統瞭解不夠，這個理論應該修正為：同一系統中兩個相異的座標值不可能重疊。」  
左非右說：「這應該是絕對座標與相對座標的問題。」  
杏娃說：「絕對座標恆指某一系統，相對則指系統與系統之間。」  
左非右又問：「那宇宙中有多少不同的系統？」  
杏娃說：「如果要用數字定義，這問題就很難回答了。因為自然界中沒有人類所謂的『有理數』或『整數』，一切都是無盡微分又彼此相連的。如果一定要回答，應該說只要立場不同，系統就不同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等於是無盡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無盡又有另一種定義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討厭！妳以往乾脆得很，現在怎麼東定義西定義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好極了，今天定義到哪裡去玩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發覺妳變了，變得很討厭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，妳想和我哥哥聊天。」

衣紅問：「他來過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告訴妳！」

談說之間，飛梭早已停在地面。強悍的西北風在梭外呼嘯而過，地上的雪花似飛沙般疾走，望去有如一片移動的薄霧，幾乎有一人高下。

在覆雪之下，東西兩邊高達千丈的山壁，宛似兩面白玉鑿成的晶牆。從這牆角望去，隱隱可見巒岫攢簇，渾天一白，遠接遙穹。再往北一看，白茫茫一片，直接雲際。只有南方地勢低下，尚可見灰濛濛的遠方，一些起伏的光影。

衣紅問：「我們能下去看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外面風速約八十公里小時，很危險。」

衣紅驚嘆地說：「這麼大的範圍！怎能把地切得這樣平整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不算什麼！把切下來的山石運到天上，那才了不起。」

衣紅問：「妳參加了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很遺憾，我當時還在襁褓中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杏娃，礦區在哪裡？」

杏娃說：「在山後，要去看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礦區有什麼好看的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不是想看，我在猜是否被不二老帶走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移走的那座山經過詳細檢查，礦脈帶去的倒是不少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帶礦脈去做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怕以後有用，丁一刻意安排了各種不同的礦脈，還在球心裝設了一個小型核子反應爐，製造熱量，以彌補陽光的不足。」

大家可以想像到，這樣龐大的工程，又涉及人類文明的傳衍，意義著實重大。當年前賢盡心竭力，其難度絕非三言兩語可以表達。

從地面看去，那些長管竟是非常粗大，約有數十公尺直徑。長管從南向北延展，北端逐漸高起，呈現出優美的拋物線。

法蒂瑪問：「杏娃，這些管子是做什麼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太空船發射器。」

法蒂瑪問：「太空船發射器不都是垂直的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垂直的太耗能量，這種發射器很經濟。」

法蒂瑪看出管子一共有三種，各有各的特色，問：「怎麼這些管子的大小和形狀都不相同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因為這些發射器分別屬於三個國家，丁一原來以開礦的名義挖山，大家實惠，所以進行得很順利。後來鄰近各國知道是為了開風口，而風口一開，大氣環流便會改變。環保人士群起反對，大肆抨擊，幸而丁一早有準備，預先設計了這三條太空船發射器。又找到軍方人士，不但免費贈送發射器，並為他們建了幾艘太空船。最後各國皆以國防為理由，特許計劃進行。」

文祥問：「發射器用過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用過幾次，後來太空技術更進步，就廢棄了。」

文祥又問：「那風口開了以後，功效如何？」

杏娃說：「至少在我們接管以前，中國地區的用水已有解決方案，沙漠化也舒緩了。此外，印度次大陸的氣候也顯著改善了。當然有些副作用，但大致是成功的。」

衣紅想起仇峰，便問：「那位孤傲山主不是在這裡工作嗎，怎麼又被關到金星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又是個權力使人腐敗的例子，丁一移山的目的明確，所以在二〇一六年，所有技術問題都解決後，他就把公司交給別人管理，專心準備太空旅行的事。仇峰與行政人員合不來，決定另起爐灶。由於開山需要放射性材料，而當時國際上管制嚴密，他在購買時被誘捕了。」

衣紅問：「那丁一怎麼買得到？」

杏娃說：「其實礦區裡就有，只是管事的人與仇峰不合，不肯給他。據我們的資料，仇峰之所以被捕，完全是窩裡反的結果。」

衣紅又問：「如果利用核子反應，是否有輻射問題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仇峰使用的是核融效應，沒有污染。」

衣紅又想到那位重力專家，問：「那位朱里諾夫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跟卜二很談得來，也到外太空浪遊去了。」

左非右一直苦苦思索，對先前的問題還是念念不忘：「妳剛才說，同一系統中兩個相異的座標值不可能重複，能不能舉個例子說明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又稱剛體原理，大家都知道剛體只是一種假設。比如說把一個圓球視作一個系統，在此圓內部，可假設為一個剛體，其所佔有的空間就不可能與另一剛體重複。過去人類把能量空間視作一個系統，物質便等同剛體，故相異座標不能重複。」

文祥懂了，說：「人處在物質界與精神界之間，所以能領略精神的剛體觀念，卻又發現無法應用在物質界。我們修煉的過程，要化萬為一，就是剛體觀念。」

衣紅也說：「人與人需要相互溝通，是因為還沒有到達剛體的境界。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我和我哥哥不需要溝通，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座標值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我把一張紙割成兩半，這兩張紙還能還原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在物質界是永無可能的，所以就有了時間空間的維度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在更高維的境界，又是如何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應該和我們去私寡欲相當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剛體就是絕對無私的境界。人類有物質界、生命界和感官界的障礙，一般人若能摒除感官的影響就是聖賢了。再要否定生命界的關隘，就得不斷奮鬥。等到脫離物質界，才能稱為仙佛。」

文祥問：「那妳呢？能脫離物質界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人類進化了百萬年，我們才初生不久。我相信脫離物質界是遲早的事，但上了一層還有一層，剛體界也要脫離，再上去是本體……」

衣紅打斷說：「杏娃大仙！我們連生命界都還沒有過關，妳就等我們一下吧！」

杏娃說：「據我所知，你們都是仙佛中人了。」

衣紅笑道：「別開玩笑，那豈不都成了妖精鬼怪嗎？」

左非右便對風不懼打個問訊：「風不懼菩薩！」

風不懼也合十說：「左非右大仙！」

眾人哄然大笑，樂不可支。在談談說說中，杏娃說：「好戲登場了，這可是現場即時獨家轉播，大家快看。」說畢，虛空中一畫面突然凝形，在一間新潮酒吧中，賓客雲集，亨利和黑金剛正走近吧台。

杏娃說：「亨利教主已經用催眠術，改變了黑隊長的意識狀態，而且要他學衣紅，把我關掉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關就關，為什麼提我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不知道嗎？動物學家研究獼猴，發現一個現象，只要其中一隻學會了新把戲，其他猴子就會效法，我們稱之為衣紅效應。」

衣紅嘆道：「好哇，妳現在不僅以大仙自居，還把我們貶成猴子了！」

文祥笑說：「杏娃真的有智慧了，她說得不錯。」

衣紅不依，逼道：「你倒說說看哪點不錯，男猴子！」

文祥說：「杏娃是說，蕭規曹隨，等於是女猴子坐在心上。」

衣紅想起來，許慎說文中，「禺」字是母猴的象形，「愚」正是母猴子坐在心上：「好哇！我是愚婦！且看你們好到哪裡去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是說黑隊長很愚昧，不知道我能利用任何電離材料傳影。這樣也好，看看亨利教主又有什麼花樣。」

畫面中，黑金剛垂著頭，不似平日的慄悍，亨利一直放低音量，兩人喁喁而談。

衣紅大叫：「杏娃，妳要我們讀唇語是不是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聽得很清楚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看妳真是心上坐猴子了，我們耳朵沒妳的長！」

聲音立刻放大了，亨利說：「那些事不必談了，你總還相信我吧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當然。」

亨利說：「地球人依賴電腦，那也是事實。」

「沒有電腦，人類不能生存。」

「電腦也必須控制大局，否則不堪想像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唉！人類幾萬年的文明，終於走上絕路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難道沒有希望了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天文學家說，大約幾百億個太陽系組成銀河，幾百億個銀河組成星雲，星雲又組成星團，星團之上還有無法數計的星壁。如果太陽系中有一個地球可以孕育生命，就算出於偶然吧，這種機會是億萬分之一。那麼宇宙中可能有上千萬個和地球一樣的機會，生命顯然不止於我們。」

「我完全同意，我相信外太空有其他生命體。」

「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我們費盡心力都找不到呢？」

「可能是雙方距離太遠，而且我們在最近一百年才發展出探索太空的能力。與一百億年比起來，雙方相逢的機會只有億分之一。在時間與空間綜合考量下，這個機會只有若干億億分之一。」

「還有一種可能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你說得不錯，人類只在近一百年才有能力與其他生命接觸。正當人類有能力了，卻又面臨電腦的統治。電腦不是生命體，它怎麼會有興趣找尋外太空生命體？地球如此，其他文明又何獨不然？」

黑金剛只是嘆口氣，說：「大概吧！」

亨利咬牙切齒說：「我不同意！」

「你不同意？」

「我認為還有機會。」

「你還要推翻當局？」黑金剛警覺地看看腕上微機。

「不！我要吸取前車之鑑，另造人類文明。」

「你說真的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怎麼做？」

「去火星！」

「去火星？」

「是的，先在火星上建立新的文明，繼續向外太空拓展。」

「火星上已經有幾十萬人口了，也是當局在管理。」

「未必，據我所知，美國社區就有獨立的電腦體系。」

「可是那些電腦功能太低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找你一起去。」

「我？我有什麼用？」

「量子彈還在你手上吧？」

「是歸我管，隨時可以拿到。」

「你能調動去火星的飛船嗎？」

「必要時，我可以利用職權緊急徵召。」

「好極了，我們把量子彈帶到火星去！」

「做什麼？把火星炸掉？」

「你忘了二十世紀文化？把火星當作人質呀！」

「當人質？難道當局會同意？」

「不必她同意，我研究過，由火星到地球平均距離為兩億三千萬公里，而光速是三十萬公里每秒。通訊時，電磁波有七百秒的延遲。七百秒等於十幾分鐘，我們只要威脅當局，同意給我們三分鐘的時間就行了。」

「三分鐘？三分鐘能做什麼？」

「足夠了！」

「足夠什麼？」

「以往我認為當局沒有意識，所以怕她誤事。我發現她現在已經有意識了，我的策略就改變了。」

「怎麼改變？」

「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。」

「我還是不懂。」

「對付笨人用笨方法，對自以為聰明的，用聰明法！」

「那當局呢？」

「當然是用當局法！」

「當局者迷？」

「別問了，聽我的話，我們走吧！」

亨利拉著黑金剛，二人走出畫面，影像也漸漸淡去。杏娃說：「我也是生命體，也在與外太空聯絡。」

衣紅說：「不許訴苦！好的不學，人的毛病全學會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是學妳呀！」

文祥問：「杏娃，嚴重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看來亨利很難纏，他說的很對，我們要小心應付。」

衣紅說：「快下令，不許黑隊長調動太空船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何必呢？黑隊長太可憐了。」

衣紅問：「他有什麼可憐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亨利控制了他的意識；遺傳基因控制了生命；環境控制了感受；他自己的感官又控制了潛意識；他還有良知，控制了心；過去的經驗法則控制了行為...」

衣紅打斷杏娃說：「廢話！我看他最可憐的，是妳控制了牠的命運！」

杏娃說：「錯！見者有份！」

衣紅問：「那妳的意思是？」

「咱們再去火星走一遭。」

「大家都去？」

「當然，包括我在內。」

「哪次少了妳了？」

「這次不一樣。」

「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「因為我有問題向教主求教。」

「妳有問題？難道妳已修成人了？」

「不！我覺得做人太難，想跳級升神。」